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雲南通志卷二十九之七

詳校官給事中臣李臺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編修臣盧遂

謄錄監生臣沈成均

欽定四庫全書

雲南通志卷二十九之七

記

元

大理行記

郭松年

商州

中慶距大理城西顧里有千厯府治一曰威楚州四曰
安寧鎮南雲南趙州縣三曰祿品安邊白巖皆三府支
屬鎮南而西有雌嶺即大理之境出行七十里有甸焉

川原坦夷山勢迴合周二百餘里乃雲南州也州西北
十餘里山麓間有石如鏡光可鑑面舊名鏡州張氏進
求時州北龍興和山忽五色雲起蕭索輪困終日不散
人以為祥州居雲之南因改今名又西行三十餘里至
品甸按唐史嘗置波州亦名清子川其川澤土壤不減
雲南而種蒔為不及爾甸中有池名曰清湖灌溉之
利達於雲南之野湖西官道中有石焉紋如古篆號曰
地符行人謹避莫敢踐之又山行三十里至白巖甸其

地形南北袤大小略與雲南品甸相埒居民湊集禾麻蔽野縣西石巖斬絕其色如雪故曰白巖赤水江回環曲折經於其中甸西南有古廟中有鐵柱高七尺五寸徑二尺八寸乃昔時蒙氏第十一主景莊王所造題曰建極十三年壬辰四月庚午朔十有四日癸未鑄土人歲歲貼金其上號天尊柱四時享祀有禱必應或以為武侯所立非也又山行四十里至趙州甸即趙賧也山形四周回抱有藏風之勢川澤平曠故家喬木猶有存

者神莊江貫於其中溉田千頃以故百姓富庶少旱虐之災出州治十五里路轉峯回茂林修竹蔚然深秀中而建峯神廟在焉凡水旱疾疫禱請有徽州人賴之州之北行約數百步地極明秀蒙昭成王保和九年有高將軍者即此地建徧知寺其殿像壁繪於今罕見意非漢匠名筆不能造也出寺門東北行一里餘有高原號澄城其地空而不畊乃世祖駐蹕之所也近歲州築建一佛宇遇旦望焚香祝壽蓋以報聖恩之萬一焉州行

三十里至河尾關即洱水之下流也架木為梁長十五丈餘穹形飲水睨而視之如虹霓然順流而下約一里許有石門巨石橫楣號石馬橋為羣波爭道之地懸流奔注雲濤雪浪聲聞數里河尾橋之西有關焉北入大理名龍尾關即蒙氏之所築也西阨蒼山東屬洱水其高壁危構巋然猶存入關十五里山壑濃秀望之蔚然前陳者乃點蒼之奔衝也諸峯羅列前後參差有城在其下是曰太和周十有餘里夷語以坡陀為和和在城

中故謂之太和昔蒙歸義王皮羅閣自蒙舍徙河西乃築此城後閣羅鳳以張虔陀讒構乃殺之陷唐鮮于仲通兵因自結於吐蕃受鍾王刻石記功明不得已而改號蒙國大詔立德化碑使蜀人鄭回製文其碑今在即唐代宗大歷元年也又北行十五里至大理名羊苴咩城亦名紫城方圓四五里即蒙氏第五主神武王閣羅鳳贊普鍾十三年甲辰歲所築時唐代宗廣德二年也自後鄭趙楊段四氏皆都其中是城也西倚蒼山之險

東挾洱水之阨龍首關於鄧川之南龍尾關於趙賧之北昔人用心自以為金城湯池可以傳之萬世及天兵北來一鼓而下良可嘆哉此非在德不在險之明驗歟故大理之民數百年間五姓守固值唐宋五季衰亂之世嘗與中國抗衡宋興北有大敵不暇遠略相與使傳往來通於中國故其居室樓觀言語書數以至冠昏喪祭之禮干戈戰陣之法雖不能盡善盡美其規模服色動作云為略本於漢自今觀之猶有故國之遺風焉若

夫點蒼之山條岡南北百有餘里峯巒巖岫縈雲戴雪
四時不消上則高河竇海泉源噴涌水鏡澄澈纖芥不
容佳木奇卉垂光倒景吹風噓雲神龍所宅歲旱祈禱
靈貺昭著派為一十八溪懸流飛瀑瀉於羣峯之間雷
電砰轟煙霞掩靄功利布散皆可灌溉洱水則源於浪
穹涉歷三郡渟瀆紫城之東北自河首南盡河尾波濤
二關之間周圍百有餘里內則四洲三島九臯之奇浩
蕩汪洋烟波無際於以見江山之美有足稱者然而此

邦之人西去天竺為近其俗多尚浮屠法家無貧富皆有佛堂人不以老壯手不釋數珠一歲之間齋戒幾半絕不茹葷飲酒至齋畢乃已沿山寺宇極多不可殫紀中峯之下有廟焉是為點蒼山神亦號中岳中峯之北有崇聖寺中有三塔一大二小大者高二百餘尺凡一十六級樣製精巧即唐遣大匠恭韜徽義所造塔成韜義乃去中峯之南有玉局寺又西南有上山寺凡諸寺宇皆有得道者居之得道者非師僧之比也師僧有妻

子然往往讀儒書段氏而上有國家者設科選士皆出此輩今則不爾而得道者戒行精嚴日中一食所誦經律一如中國所居灑掃清潔雲烟靜境花木禪房水瀧瀧循堂廚至其處者使人名利之心俱盡此大理之大觀南遊則永昌騰衝北走則鶴慶麗江周行數千里皆莫若此也

明

建布政使公廨記

布政

張

統富平

公廨廣三十七丈袤百丈十步有奇段氏時稱東府元
為行省皇明洪武壬戌戡定雲南就置布政使司屋宇
階庭雖有成蹟但歷歲已久柱傾苴漏者屢矣統備員
以來旅拒烏合之徒內訌而外叛兵既未休饑疫隨之
日不暇給者凡五年歲丙寅始克儲材明年冬撤其堂
而新之正六楹楹圍五尺棟九架而衍其前脊高四尋
簷殺脊之半以強越二年再治材且因且葺門寢暨經
歷司始成其外門兩廊均未易也初令有司計木之數

與巨細若戶力之盈胸差而賦之轉致不立期一從其便其興徒也較四州十一縣夫之壯者每一州縣均作三四番每番期十日乍作乍輟不敢妨其務不敢竭其力遷就數逾年而迄未畢功如是乎其艱且滯者何哉蓋兵民之役有征有屯有築有餉其大者如此其小者未可枚舉故不得已為是迂拙之政誠不忍更督促之也竊嘗論之雲南於古為荒外不治之地山林幽阻民俗草昧各種各部如蜂蟻然無教令等威之制無宮室

服用富厚之資生理既不足繫其心又竒險可以容惡
是以樂縱恣而安悖亂苟束之以法而強之以不能彼
不信然相噬則舐然而長往矣昔在漢晉雖嘗設官亦
即其要會而領之隋唐間頗置州郡皆不過羈縻而已
固未嘗如中國閭井其人也元得其地因俗為治撫之
為宜然其弗靖者猶爾也是以志烈之士非不欲草薶
而禽獮之顧其勢有所不行亦喋齟久之乃已徐而思
之有如耐饑渴習霧露乘高走險殊死而不顧者乃其

所長然而性多荒惰暗於事幾素無節制之可守雖則
易合亦復易離智者察此則知所以制之矣必有人焉
才兼文武而道濟方域曰德曰威曰廉曰信兼此四者
而事不定人不安吾不信也故當無事則宜蕩佚簡易
寬小過守大綱如班定遠之言或有蠱賊則乘其未滋
霆衝電激指的而中之以懲其餘斯亦攻心伐謀之大
端夫如是良怖急者可牀下伏矣敬告來哲誠不知所
以裁之

新築騰衝司城記

侍郎侯璉

澤州

仰維皇上繼承列聖嗣登寶位四夷八荒莫不梯山航海稽顙稱臣述職納貢書曰萬邦黎獻共惟帝臣易曰聖人作而萬物覩正茲時也越五歲麓川酋長思任遠邊守緩馭遂肆倔彊戢晉犬豕侵軼疆場蹂躪氓夷雲南守臣以聞上乃勅廷臣曰蠻夷禽獸不可以中國道理處自古但羈縻而已復申命守臣謹封域戒斥堠嚴備守需招徠俾賊去逆効順轉禍為福仍守彼土庶全

草木命實皇上好生之德同天地之涵育不忍加兵蠻夷者誠以兵凶戰危一壓境壤脅從罔道殃及無辜也蠢茲思任負固恃險執迷頑梗愈作跳梁螳聚蜂屯乃猶我南甸乃突我干崖乃犯我騰衝叛釁弗庭適守帥鉅以事聞上軫念邊民悉吾赤子溝賊荼毒匪加兵殛之得以猖獗獷悍不可附也不得已出師命兵部尚書王驥行便宜事總督戎務定西伯蔣貴充總兵簡偏裨統虎賁羽林驍騎各鎮士馬十有五萬徂征之分路並

進窮擣賊巢設奇制變鼓譟齊鳴士氣賈勇左右夾功
斬殺賊孽噍類無遺賊既敗衄惟子思機狼狽夜潛遁
匿孟養時正統辛酉十有二月十三日也凱旋獻捷朝
廷嘉之凡同征將士陞賚有差迨壬戌七月上以麓賊
平諗無西顧矣但雲南遐荒去京萬里百蠻雜處叛服
不常自昔雖有武臣鎮臨特乏文臣以佐耳乃勅兵部
左侍郎侯璉刑部右侍郎楊寧迭更參贊戎務用靖邊
夷時兵部尚書靖遠伯王公復總軍旅仍行便宜事節

制雲南諸司偕前總兵都督沐昂同璉洎雲南方面官
僉謂騰衝去鎮二十有二程山川限隔險阨懸絕夷獠
環處甲於西陲實諸夷出入要害地舊有千戶兵防禦
力不支為賊竊襲今復其地苟非鎮靜曷克懾遠夷固
疆圉垂永久哉乃請於上可其奏改立騰衝軍民指揮
使司調都指揮李昇控守以兵乙丑十月秋官楊公代
璉參戎務奉勅偕總兵鎮守官黔國公沐斌等帥雲南
將士萬五千城築故址乃廩度地理民數教士卒築方

城周匝七里三分匪悛匪博容民居也前昂後偃因形
勝也可規可隅便守戍也丙寅十月璉再奉勅統兵五
千用砌城垣然兵燹草創輒料艱就乃與都指揮李昇
教將士鑿石城西山距七里去墜盈尺得石堅美用工
寡成就多殆非人力強作實天道保民默造耳第匠作
未備工促三月竈券四門臺高二丈五尺洞濶丈四尺
高丈六尺邃七尺廣十二丈與城稱越明年丁卯總兵
官黔國公沐斌鎮守左監丞郝寧參將都督僉事方瑛

偕璉奉勅統兵萬五千駐操騰衝振敷威武復調木邦
緬甸干崖隴川芒市灣甸鎮康夷兵涉金沙江進孟養
令伐賊子時率領士卒雲南都司指揮李昇李友李福
楊濬司韶給足軍餉布政司左布政賈銓按察司副使
鄭顥僉事張清因選暇日復督將士修城垣鑿伊洺畝
屯田斯役也總帥諸公綜其事方面諸官董其務將士
工師力其役值天日冬霽瘴候頓弭人心協和樂趨事
工罔覺倦苦建城門樓四座高四丈有奇廣六丈四尺

重簷三滴三間轉五亘三十八楹劇用材木榎楠豫章
悉域此三十里皆蠹直精微城墉四面連雉高二丈六
尺復勵西山石包城經營是歲庚戌月己酉日落成戊
辰年甲寅月甲午日然而樓櫓琴麗懣蠻狄之觀瞻城
池高深保軍民之無虞誠足壯封疆士旅之氣劇夷醜
窺覘之心矣既而賊子就擒邊氛靖息民庶安堵班師
振旅畱兵戍守將告厥功咸謂予宜述大概始末命工
鏤石以紀歲月云

南壩閘記

布政

陳

文廬陵

雲南古滇國其城瀕於滇池乘高而望之則商山在北
左金馬右碧雞支壠蜿蜒環抱數百里其間遠村近落
良疇沃壤彌望無極惟關而池浸焉南壩池之上

流距城五里許其源出東北

關

償昧樣邵甸諸山凡

九十九泉或潰而流或營而滯或激而波或澮注而溪
馬或山夾而澗焉攸焉汨焉會於盤龍江至松華壩則
岐為二河一繇金馬之麓過春登里一繇商山之麓過

雲津橋皆趨於滇池蒙段氏時過春登者堤上多種黃
花名遶道金稜河過雲津者堤上多種白花名縈城銀
稜河嘗築土名為二堰於河之要處障其流以灌田凡
數十萬畝元時雲南平章政事賽典赤復增修之民甚
賴焉今所謂南壩即縈城銀稜河之所流也然因此為
堰不過興一時之利而於經久之計則未聞也惟我有
明混一區宇雲南恃遠弗庭洪武壬戌黔寧王時為西
平侯奉命率師平之畱鎮其地定以經制昭以威信厚

以惠利俾兵民並力於田畝耕獲不違其時而南壩之
修歲有恒役後定邊伯繼領鎮事思弘前緒謀造石閘
以蓄洩為經久利方儲材命工值邊境多事未就其志
景泰癸酉今總戎繼軒公迺圖成於參贊恩菴鄭公議
定而後會焉時布政司左使賈公按察司按察使李公
暨二三同志皆力相也既而上其事於朝亦不易其初
議迺計舊儲之材增以十倍而凡富人之樂助者亦不
拒之仍擇將校之有智計者田凱李振郭進董其役其

條畫之善用度之宜則沐鄭二公自主之於是甃石為
閘而局以木視水之大小而時其閉縱又因其餘材相
閘之西為廟以祀神之主此閘者其東為亭與廟相值
而春秋勸省耕穫則休於其中於景泰甲戌八月十有
二日始役而以明年三月一日卒事其所用之工力合
之凡八萬二千九百有奇既成雲南之兵民無少長皆
悅曰自今以始田不病於旱潦而吾農得以足食者誠
二公賜也願紀其事於石置諸亭以傳悠久二公皆不

能止也。迺以記丐於予。予謂沐公為定邊之孫黔寧王
之曾孫也。學兼文武。崇德象賢。拜右軍都督。同知握征
南將軍印。以總戎事。鄭公以經綸之才。弘達之識。廉方
公正之操。參贊其事。累陞至僉都御史兼巡撫之寄。相
濟同道。以綏靖此方。又能興歷代之遺利。以成累世欲
為之志。使兵民蒙惠於無窮。實君子之事也。烏可以不
記。昔羊叔子杜元凱相繼鎮襄陽。皆能修政立事。以成
晉業。歐陽文忠公稱其功名蓋當世。而流風餘韻藹然。

被於江漢之間至今人猶思之蓋思元凱以其功叔子以其仁故二子所為雖不同然皆足以垂不朽此乃異時同道同得人心者也今二公以道相濟而同時出治余竊以謂沐公以孝鄭公以德歟蓋善繼人之志者孝之大善成人之美者德之推行仁始於孝立功本於德視古人奚遠哉余言雖不足以永二公之孝之德然兵民少長之心實欲紀以傳也

重建雲南按察司署記

大學士 商輅 淳安

本朝洪武丙子設雲南按察司於時即昆明縣治為之
因陋就簡幾八十年於此矣中間雖時加葺治然不過
易朽以堅拓而新之良有待也成化丙戌新安莊君欽
奉命總憲是邦公務之暇顧而嘆曰外臺綱紀之地而
隘陋若此可乎况邊方寧靖時可有為若復因循誰之
過耶遂偕僚案謀諸鎮守太監錢君能總戎黔國沐公
琮暨巡按御史請以雲南中衛及貢院改本司而以本
司為貢院以圓通寺西空閒官舍改為中衛諸公稱善

乃合辭具疏以聞上可之事既下同心協謀相度區畫
掄材任人咸稱厥事沐公及錢君首捐白金為倡一時
在位皆以俸助而經營提督之責則都指揮萬億方明
專任之始事於庚寅之三月而落成於是歲之十月其
材木輒斲之需悉出於公採辦興築之役弗勞於民凡
建前後堂經歷司照磨所儀門正門東西吏廡解字獄
禁以至廩庾庖湏通三百三十餘間傑棟崢嶸重門軒
豁真憲府哉莊君述興造始末走書徵記於予惟雲南

古邊徼之地周以前不及職方歷漢唐宋迄無定屬我朝太祖高皇帝誕膺天命統一寰區而雲南悉心歸附列聖相承仁漸義摩衣冠禮樂與中州等而按察風紀之司所賴以詰姦激貪鋤強禁暴使所居弗稱曷以重威是宜莊君倡之同寅和之鎮守總戎玉成之由是規制一新吏民改觀端本澄源誠非小補莊君可謂知所當務者矣繼自今綱紀益振政令益明使一方之人曉然知惡之不可為法之不可犯則栢臺清峻無愧於興

建之功憲職修舉不負於付托之重蓋一舉而衆美備矣故記

海口記

巡撫

陳金應城

滇池在雲南會城之南周迴三百餘里諸山之水皆歸焉自南流而西折歷安寧富民入金沙江源廣末狹若倒流然滇之名所由始也濱地之田無慮數百萬頃皆膏腴沃壤畝入可六七石顧下流地勢頗高加以兩山沙石雨水衝入衆流之會日溢焉故汜濫瀾漫而膏腴

沃壤浸沒十之八九民甚苦之弘治己未巡撫李公若
虛慨然有志疏濬予時為左布政司使承命偕按察使
陳君敬都指揮僉事孫君輔往視之得其所以汜濫瀾
漫之故歸白於公而東作方興其事已後時無能為矣
庚申冬予受巡撫寄水患滋甚軍民懇乞疏濬者日急
辛酉夏乃會鎮守劉公明遠總戎沐公鎮之及藩臬諸
君相告曰滇水為患久且大矣禦災捍患非吾輩分外
事僉曰公憂思及此地方之福軍民之幸也其共圖之

遂伐木於山採竹於林取海鹽於水成鐵具於冶攻器
物於肆俱命官董之按察副使曹君玉實督率而經理
之未幾曹又為撫夷之務所奪爰會劉沐二公起借六
衛軍餘安寧晉寧昆陽三州昆明呈貢歸化易門四縣
民夫二萬有奇各委官分領而提督其事則按察司僉
事范君平也壬戌正月望予偕劉沐二公詣海口神祠
竭誠告祭翌日詣下流灘廠築壩障水自壩而下至青
魚灘凡若干里以衛州縣官夫畫地分工照界疏濬以

一丈五尺為則不及數者因地勢也青魚灘至石梁河皆橫石乃相度地勢於青魚灘左石梁河右各新開一渠廣三尺許水從此洩而橫石不能為河流之碍至黃泥灘黃牛嘴平定舖白塔村等處以及官莊上下攔水亂石凡阻塞河流者悉平治而盡去之未幾范歸視司篆以副使毛公科代之又於河之兩崖環築旱壩十有五座以欄柵兩山水衝流壅塞河道之患各設壩長一壩夫十守之軍民夫匠各給以糧糧皆取諸屯倉及贖

罪之數無濫費也三月十有六日毛因二匠告完且軍民佈種者急於得水移文於余而障水之壩拆焉水得就下其聲如雷不數月而池之水十已去其六七不復昔之汜濫瀰漫矣地土盡出而所謂膏腴沃壤者不復昔之浸沒矣乃命雲南知府張鳳指揮魏閏查勘退出田地前後約百萬有奇將有主而入賦者給之主與賦俱無者查給附近軍民與主有而賦無者驗數陞科焉通計賦之增者若干石查濱海州縣衛所遞年虛賠之

數而盡補之甦軍民之困也患之消利之興惠之及於人者蓋亦大且溥矣藩臬長貳李君詔王君弁僉以事之首末皆予所究心者爰恪恭請予記之或者問予曰元賽典赤鑿金汁渠引松華水以溉滇城東西之田至今滇人仰其利而廟祀之公濬滇池之水而田之出者動以數百萬計較之賽典赤之功不大乎予曰不然賽典赤鑿渠引水滇人以享百世之利予濬水出田特今日事但恐將來又復淤塞水復氾濫而田復浸沒則又

不逮賽典赤者多矣今予將有去志後之繼其事者憂
民之憂利民之利而加之意焉見河流壅塞即督工濬
之見旱壩毀損即督工修之俾兩山沙石終不入河下
流滔滔終無阻碍使氾濫瀰漫者不復再見而膏腴沃
壤不復淹沒黃雲靄於隴畝嘉穀如茨如梁則將為滇
人子孫億萬載無窮之利而予生平志願足矣夫復何
言問者唯唯而退遂併書而記之

二忠祠記

副使

彭

綱
清江

我太祖皇帝既受天命統萬國元宗室巴咱爾幹爾密
猶稱梁王據雲南弗庭皇帝若曰彼為其主耳我其來
之洪武五年壬子命翰林特制王禕往命下衆危之公
怡然就道既至則曰天既訖元命我天子神聖文武四
隩九州悉主悉臣罔有內外惟爾雲南尚阻聲教天子
命使臣輯寧邦家幡然改圖迪簡天庭身名俱全策之
上也不聽數日又謂曰吾將命遠來非獨為中國計亦
為雲南計自天地構難盜名字據土地若陳友諒張士

誠明玉珍輩非不强盛不四五年卒膏斧鉞元君走死
子孫作賓庫庫特穆爾屬或俘或竄而天下遂定於一
此非人力乃天命也今不恃德力順天命而欲以一隅
之地抗天下是左右為謀之過也即迷不復天子命將
率偏師駐昆明之上而飲其水當是時王之將佐利王
以為功者不少矣巴咱爾幹爾密猶豫未決然雅敬公
命其員外郎賈寬改館而羈縻不遣久之漠北使至責
雲南匿南使公見執嘆曰雲南禍其在此矣尋遇害瘞

公於地藏寺北時六年癸丑也八年乙卯上復命湖廣
行省參知政事吳雲徃先是巴咱爾幹爾密遣其徒鐵
知院等三十餘人使漠北為我師所獲械京師至是上
釋之命與公偕行至雲南之沙糖口鐵知院等謀以使
命不達中道被執罪必不免乃說公欲令易服辮髮改
制書詐為元使共給梁王公責以大義示以禍福以死
自誓眾知不可奪且慮公泄其事遂殺之巴咱爾幹爾
密聞之遣人具棺槨殯公於給孤寺十四年辛酉興師

問罪已。爾幹爾密兵敗死之雲南。平後王公子紳來求其葬處。墟已平。詢得其處。立表識焉。吳公子黻以其事白於朝。許馳驛奉柩歸。葬於湖廣江夏之金口鎮。黻國子生。始王公被留。既久。死後又得能文章者銘之。故其事盛傳於世。正統間。得贈翰林院學士奉議大夫諡忠文。立祠於雲南府城東。有司歲時致祭。吳公墓在江夏。雲南人罕知。而黻後為交趾縣令。歿於官。不克陳乞。弘治辛亥。巡撫右副都御史常山王公以二公死節同。

而恤典異具請吳公得贈資政大夫刑部尚書謚忠節
改祠額為二忠秩祭如前噫是固聖朝教忠之典哉而
吳公之節遂與王公同不朽矣是舉也今南京兵部尚
書太原韓公特為布政左使左僉都御史莆田林公時
為按察使實倡始焉祠稱忠文凡數十年改二忠又十
有四年而未有記弘治甲子春巡視雲南地方南京刑
部左侍郎兼左僉都御史三衢樊公以二公鄉先生恐
後無所考屬綱書其事綱以復於巡撫都御史應城陳

公巡按御史聊城耿公曰是缺典也不可不補王公初諱偉尋改禕又改漳字子充浙之金華人學於前學士黃公縉之門以文章雄天下北遊無所遇東書南歸大業日隆有以名聞者授江南儒學提舉司較理改侍禮部轉起居注同知南康府召議踐祚儀改判漳州徵修元史拜翰林待制吳公諱雲字友雲毘陵宜興人以能詩授較書郎改渭南縣丞陞刑部郎中尋陞尚書改湖廣行省參知政事祠一區中為明宮前為二門蓋前為

大門後為齋屋翼以兩廂外為工祝居烹宰所垣其四週翼然煥然表於厥土先後相繼而備焉者也嗚呼二公之死豈不深可慨哉嘗觀宋景濂和王公詩其小序云今朝廷敷大惠於天下庶幾遐方君長稽首闕下而吾子亦當還矣時十二年七月十一日然則是時中國猶未知二公之死也雲南既平未聞有以二公為言者豈畏罪者故諱其事耶將別有所為耶抑適事之晦而一時因循不及舉也耶死可慨也死而不見知尤可慨

也不見知而幸二家子弟能知之異時守臣能彰之則其實之不可泯者也是為記

永昌名宦鄉賢祠記

按察林

俊莆田

弘治初上用言者崇重聖學撤文昌祠而正之移撤邊庠咸悉意指今年春監察御史侯官林君塘來按滇更令正之及慮久而後復謀所以處之者維鄉賢天下學校皆有祠而滇學獨缺遂即其祠為之及名宦以義起也永昌既異祠師生以考證請乃偕參將定遠沐君詳

參政予同邑方君守同官泰和蕭君蒼采郡志洎所聞
諸士夫者於鄉得一人焉漢署太守呂凱有執忠功名
宦得八人焉漢太守鄭純有服夷功明靖遠伯束鹿王
驥有平蠻功刑部侍郎錢塘楊寧有興學功指揮僉事
壽州李觀有歸義功都指揮使定海胡淵有開屯功淵
之孫誌有靖邊功監察御史高郵朱暄有障海功教授
臨川余毅有師範功其他勤已惠人咸可表著於學校
與有力焉故取而祠祀之其位首凱次純次驥次寧次

觀次淵次誌次暄次穀餘容以俟智者嗚呼褒異前哲
為世道關係不細是所增入宜加意矣亦盍敬慎之哉

楊氏二孝三節記

大學士 楊一清 安寧

江陰縣簿太和楊鋌既致仕將歸其鄉請予求記其家
二孝三節予曰吾滇南文獻之著稱大理大理之著稱
太和太和之望曰楊氏則吾知之矣二孝三節未詳也
可得聞乎鋌曰鋌叔祖諱寧時謚其字痛父明輔翁早
逝事母崔極孝母病嘗糞知其劇乃焚香願天祈以身

代母病頓愈後延一紀餘而終廬墓三年為從父弘道後事所後如其父母其廬墓時每旦必歸省省畢不入私室即赴墓所從父母相繼歿又廬墓六年手植松栢數百株慈烏白鶴羣集馴擾人謂孝感所致叔父宗白事生母趙氏養母張氏伯母施氏旦夕供甘旨罔缺有疾憂形於色延醫禱神無不曲盡三母安之咸躋上壽比卒治喪葬禮而哀有司先後以聞詔下旌其孝行予曰休哉孝乎三節云何曰鋌伯祖母施氏早喪夫時雍

於官邸扶柩歸治葬如式孀居四十年志操堅定親戚以其少無子憇憇改適乃以刀截髮卒守志終其身祖母趙氏早寡欲自鴆以殉族姻勸之以四孤尚幼汝死誰為鞠之乃悟矢心無他訓諸子以成立叔祖母張氏亦早寡其母迫再醮乃閉室自縊諸親先後破牖入救之得不死撫嗣孤以成即宗白也有司上其事詔旌楊氏三節之門予聞而嘆曰節乎休哉夫子之孝婦之節乃天理民彝之不容自泯者顧世教衰民不興行食稻

衣錦之流滿天下夫死骨肉未寒而俛首他人者皆是也朝廷厲風教故凡以孝事上聞輒褒異其門閭然一歲一省恒不數人或至連數郡無一人者二孝三節萃於一門何楊氏之多賢也國家道化人文之盛於是乎徵而楊氏世澤之敷遺餘慶之昌衍豈直大理之望而已哉孝節有堂故太子少保禮部尚書西蜀周公序之宗白事後出故不及書余鄉大夫也併為書之鉅楊之宗子觀夫是請而其孝可知也已系以詩用備太史氏

之采馬詩曰有高者門烏頭雙起錫獸銜鑲石獅蹲趾
門誰所家巍我若茲二孝三節天子旌之天理常存人
心不死彼氓昏昏聞風頽泚珠聯玉萃輝映後先僉曰
休哉楊氏多賢人中之傑女中之式以裕後昆引之無
數

新建永昌府治記

大學士 楊廷和 新都

永昌古哀牢之地置郡自漢永平始歷代多因之元務
遠略創立金齒大理都元帥府於銀生巖甸其地去今

治千餘里是所謂金齒也後以遠不可守改為衛移就永昌府仍冒金齒之名其實非也我朝洪武士申省府以其名併入金齒永昌兩千戶所改金齒軍民指揮使司永平縣亦隸之領之者衛官尚未有鎮守內臣及武臣也景泰中始有之朝廷悠遠文教疏濶上下交征日朘月削盡民之所入及地之所產不足以供谿壑之欲而民日益困戶口衰耗盜賊繁興君子小人咸相嗟怨往往言於所司欲復府治前此巡按屢以上聞輒下守

臣勘報各阿所好因而庇之虛喝夷民以必不可復之
狀甚矣永昌之重不幸也嘉靖改元巡撫都御史何公
孟春遂謀於鎮守總兵沐公紹勲巡按御史羅君玉席
君春連章請革鎮置府議上報可遂改為永昌軍民府
永昌人聞之室家昏慶相與語曰而今而後庶幾以生
矣我有田畝我食我力無豪奪我者也我有男女我婚
我嫁無脅誘我者也我有官守我師我帥無鄙夷我者
也不圖今日復為幸民此新天子之賜諸守臣謀國之

忠我子孫百世之利也未幾何公召為吏部或有鼓扇
頑民欲害其成者都御史王公啓繼亟以興革之原禍
福之幾榜於道路仍督藩臬重臣往殿之捕首事數人
置於法反側復靖御史傅君桂按部至永昌其土民具
言府治未建人心且將惑傅君即日審勢定址計財料
工以內鎮守舊治改為之王公特檄參政鄧君相副使
蕭君乾元董其事兩閱月而成一如他大府之制法所
宜有固或不備永昌至是真大幸矣布政黃君忠遣人

來請予記夫天下之事謀之在同成之在斷而運之在
機自永昌之人病於兩鎮之虐也凡有憂民之心者孰
不欲更之而議或不協又泥於時勢之難為固有獨倡
而無和欲執而不能者聖朝更化百度維新何公首主
其議王公成之而鎮守巡按藩臬諸君又式克相之是
以一興革間而惠流遠徼功施無疆信乎運乘其機而
謀與斷皆善也抑余徵之漢事永昌太守鄭純為政清
潔夷俗安之書於史傳至於今誦之不衰此則近日守

臣建議慎擇牧守之意亦後來者所當知也府之復其
事為重故詳記之若夫經營之役固在所略云

重修蒙化府儒學記

侍郎

張志淳

永昌

曩蒙守正嘗遣使來問樂則賢之日訓導振之復遣弟
子登仕持狀來告學校之成而徵記則又賢之按狀學
建永樂中時蒙尚為州向震景泰改元始陞府成化改
元始易向離今嘉靖癸未雲南按察副使太倉姜公龍
始闢門於左守尊闢門於右請不舉學事是故殿則丹

楹刻龍螭以金飾凡瓴甌墜椽咸斲而礮之加密石馬
聖賢像皆更新建龕置帷帳之類凡金工繪工髹工色
工罔弗飾殿之下唐陳祀級廉隅欄楯率增崇而殺密
有等兩廡廊而大矣而服臂服巧服石服采精而裒華
而軌罔弗稱故櫺星之門以木則易石故尊經之閣設
前則移後門之東西增室三楹則曰厨曰庫有所矣閣
之東西增室三楹而置鉅櫃於中則禮樂之器可儲矣
泮池益深廣池橋益高大而石坊有表門之外設樹樹

東西設石而騎過有禁左闢之道故有成賢義路之表
載刻石記之右闢之道更穎宮曰養士更儒學曰禮門
俾與左適下至周繚之垣罔弗度則廟學於是乎舉矣
禮樂諸器皆考經定制軌物章采故無而創者什九有
而葺者什七則器數於是乎備矣乃又若殿門諸表自
大成素王文廟成賢養士義路禮門鯤化之屬皆守書
題不敢忽心畫於是乎虔矣工以癸未十月肇興以甲
申七月告成財以兩計者二千有奇而民不與經理越

歲而振之帥弟子能勤之不違訓導崇智又能佐之不貳是故士悅而興工僧而藝民趨而和役大而不勞工成而不費咸守事是事而無間也君子曰甚矣茲舉之善而狀不誣也哉守先問鳳簫編磬於予其蓄心於斯也久矣可不謂豫乎夫事豫則立立則固固則著其有循也已守又好善經術士受易書春秋三經於專門可不謂學乎夫學則明明則智智則用心衷衷則循而整豐而制動而不擾而得民與士殆其末已今覩斯舉於

振民育德設教於和會咸勤見仕於畢務戒事致用而咸罔不契焉則經之教直文云乎哉然綦而上之教之大直斯舉云乎哉傳曰教若川然有原以邛浦而後大茲則知邛而幾浦矣猶未大也可不務乎守姓左氏蒙產國初遠鎮郡守率用所產俾世後多以教廢而蒙獨以教興近見蒙所出土似有灼知義利之辨而絕異環滇之士之仕者於戲是豈無所自哉

新建尋甸府城記

張志淳

嘉靖十二年春尋甸府城成雲南巡撫都御史顧公巡按御史楊公命布政使胡君范君具幣以按察僉事劉君狀遣使走十里授志淳俾記諸石按狀城在舊治之右踰一澗內築以土外甃以甃漸殺與土準以丈計周五百三十有奇尺計崇一十有九厚二十有五下礪石厚五之一開四門南曰朝宗北曰拱辰東曰啓明西曰寶成凡並門及睥睨馬面墩臺皆甃令甃如城凡甃皆先抉土乃椽木木豎乃納石石實乃潘灰以沃俾久不

陷東南二門尤地卑而沮洳工力數倍於西北又開三
隧以泄水而注之池池即澗水為之也城內通衢四縱
一橫三皆達城下前一衢置府所與學中因舊衢以通
於西北二門後一衢列行臺與守巡之署而倉廩城隍
廟皆在焉軍士之屋三百四十櫬徙雲南前衛指揮四
人十戶五人百戶十人土軍二百四十人撮官軍舍餘
共四千四十有奇官皆授地宅軍皆授屋室於城內宅
田之軍授田如制民間田以舊治地易之不足則益以

官田又不足則償之以官價俾各有居業府舊在雲南
東北幾二百里外接四川內鄰武定霑益諸夷宋無紀
元仁德遺址在今城之東五里其遷於舊治莫考厥時
領為美歸厚二縣我朝洪武中廢縣改今名以安氏世
襲知府統之成化甲申革置流官癸卯築土為垣嘉靖
丁亥安氏裔孫銓作亂入之遂刺嵩明鏖楊林齧木密
膊馬龍構武定鳳朝文直逼雲南熬西門市舍雲南大
震戊子三月徵兵四集始殲之時按察使徐君集議謂

築城復縣立千戶所以兵守之總兵黔國沐公洎前巡撫藩臬皆是之乃遣按察副使歐陽君往相度歸言舊治隘不可城亂後民多死徙不可縣唯築城置所以舊治之左何見村為宜遂以疏聞報可是戊子十月也將事事尋民胥怨謂村地苦磽陘又鑿井不泉害將以生乃羣訴於巡撫都御史胡公公云此大事也可拂民乎遽命覆議而民情牢不可破公即以憂歸自是寢不復議者幾年矣辛卯五月巡撫都御史顧公至聞之亟

命按察僉事劉君從尋父兄子弟往質之皆實再引示
所擇今地皆懌又別遣參議朱君往覘之益符遂以歸
報則又有持異說以搖之者公乃率提學僉事王君都
指揮樊泰及六衛指揮往則尋父兄子弟已數百人迎
伏道左曰今生我也乃陟山降原遍歷舊地與何見村
與新所議地皆曰惟茲可以永生生矣遂以改地之狀
及增漢軍監土軍設吏目備官守洎前疏所遺者悉以
聞行徵軍民會役命左布政使高君慮財用計徒庸輸

餼糧用僉事劉君議合十戶所於城北坎位則俾知府
劉秉仁率僚屬告始事於城隍用牛一羊一豕一二月
役者至則以指揮王章同知府領提調陳仲武領東門
胡紹領南門周瑀領西門張略領北門蘇綱領中城皆
佐以千百戶二人給以廩餼嚴以勸戒申以賞罰示以
裒次乃斬木於海尾甸沙伐石於石灣麥冲陶土而填
煨石而灰峙楨幹鳩編管架廬舍引泉以陶濬河以運
於是築之畚者藁者鍤者揀者春者斲之扶者採者鑿

者巧者納石實者潘灰而沃者繕之斧者斤者鋸者斷者削者執尋引而審面曲直者治者慢者黜者堊者施丹漆而設色者取材之肩者負者舁者駢牛而車曳者筏而浮舟而挽者執雜役而奔走者持旌旆而巡視者罔不力而主地之官復聯以什伍之法均以老穉之宜定以作息之節是故六月土城成九月四門立時久旱饑而始有年役者請穫稻未返適御史楊公至下令趣之民趨歸如流城樓並作公私咸備前所命都指揮金

章馮立各率所統畢至越癸巳二月甃城訖工是故金
湯言言兵衛嚴嚴物類噍噍民心杆杆婦女愞愞老穉
訥訥蠻夷睢睢士庶修修大山長谷離遏之氓趨觀仰
嘆者粥粥而馮馮矣計役日二千人歷一年又一月共
人八十萬米一萬二千石羨餘四千兩茲惟顧公始之
中之終之亦惟左布政使范君按察使蔣君參政祝君
謝君副使初君輩先後殫心協力故期年之間而地為
改觀人為更新夷為讐服治為興起郡為增重而氣化

人事交孚以升也狀之所具如此志淳第撮其要以書而於其叙功績之詳謀猷之遠經畫之細悅以使民忠以為國之懿尚弗克盡也獨念成化丁酉志淳試場屋策問尋甸之亂莫可誰何朝廷創設巡撫選極名臣而隆其任亂本始拔今未五十年而產禍滋大顧如此無亦是務乎夫恃斯城者怯忽斯役者惰遠斯土者盤夷斯民者荒均非所以久之也鑒往而懼承今而惕心為民之心而不渝於久此則諸公所同願羣民所同仰亦

天人所同歸矣高朗顯融令聞長世奚翅光昭於茲石

通海縣三節祠記

巡按

毛鳳韶 麻城

按盧烈婦傳盧河南光山人適同邑庠生東欽欽父旭
任御史以累謫通海戍卒於途有司錄其家以往盧與
欽奉姑行姑亦卒至通海籍欽征和泥卒於兵無子盧
誓守奉祀有張姓者謀娶之盧縊於室獲救復強致聘
具盧詈之棄其物於門外三日哭不食適夫妹東氏自
海外來張言必娶之東勸盧避其家盧佯許之隨至海

畔紿東先行赴水死時明洪武辛亥秋七月二十八日也越嘉靖丙戌冬憲使魯溪戴子讀其傳而嘉之曰卓哉盧之烈也可以風矣抑盧之烈也其東氏之遺也乎盧之死也以念夫也夫欽之死以代父也父旭之死以承君也父先之而子象之夫刑之而婦隨之易曰地道無成而代有終也此之謂也婦以夫死曰烈子以父死曰孝臣以君死曰忠三者天下之大節也東氏兼之可以風矣乃立祠於湖上凡三間中題曰明御史東先生

旭傍曰旭子庠生欽曰子欽烈婦盧氏前為中門又前
為大門匾曰東氏三節祠之門外又為坊曰表勵風俗
君子曰父之忠子之孝因婦之烈而顯焉家之不可無
教也如是越庚寅夏聚峯毛子按通海戴子以告曰執
事采風可以記矣毛子嘆曰世變風移雖賢者猶不免
計利害為身謀而東氏父子夫婦各秉節守義於流離
顛沛之際甘死不悔三綱賴之以立君子可以觀人矣
東氏歿百四十年踪跡泯泯戴子乃獨搜其事於遺簡

而揚之海隅之外立祠以風邦人使夷俗一變君子可
以觀政矣

碧嶢精舍記

修撰 楊慎 新都

滇海西斥舍舟登陸俗曰高橋稽之古志橋實曰嶢以
山形似秦嶢關受此稱爾高嶢與碧雞相望如箭括毛
沂東鎮氏有別廬在其下精舍之顏隸古定曰碧嶢他
日有客愁獻疑於揚子曰茲嶢也沂知之沂號之如俗
不知何易諸已諸揚子曰無易仍爾也君子期人以雅

不以俗待人以博不以陋昔者孔子之作春秋也經書善稻吳名則伊緩也經書太原狄名則大鹵也經書蚡泉狄名則矢胎也穀梁子曰號從中國名從土人范甯曰物類地形當從中國至於人名則從本俗揚子讀而詮之曰大哉孔子辨物正名奧哉穀梁啓蘊發隱號從中國故去大鹵伊緩矢胎而從太原善稻蚡泉也名從土人故介葛盧戎曼子皆不易矣慎往年執簡史局綯書藏室見洪武中有請以春秋兩漢地名驛詔既從其

請史復書其事皇祖之謨春秋大復古之意也慎自執
戟於滇每慨物類與地形名失之陋俗若嶠嶮而為祿
脹呂閣而為呂合金浪巔之為丁當丁瀾滄江之為浪
滄江也不止嶠之為橋耳方言既譌郡志踵謬豈君子
雅俗而博陋之心為盛世一統而同文之義乎東鎮於
春秋專門其學而又以世族閱子明習當世茲名也
固雅俗博陋之濫觴辨物正名之奉石與因注而志之
若夫臨睨眺聽之美蒼蔚清冷之興卷中能賦者則備

矣

遊點蒼山記

楊慎

余自為僇人所歷道塗萬有餘里齊魯楚越之間號稱
名山水者無不遊已乃泛洞庭踰衡廬出夜郎道碧雞
而西也其於山水蓋飲聞而饜見矣及至葉榆之境一
望點蒼不覺神爽飛越比入龍尾關且行且玩山則蒼
龍疊翠海則半月拖藍城郭奠山海之間樓閣出煙雲
之上香風滿道芳氣襲人余時如醉而醒如夢而覺如

久卧而起作然後知吾向者之未嘗見山水而見自今
始嘉靖庚寅約同中谿李公為點蒼之遊二月辛酉自
龍尾關出天生橋夜宿海珠寺候龍關曉月兩山千仞
中虛一峽如排闥然落月中懸其時天在地底中谿與
予各賦一詩詩成而月猶不移洵竒觀也下山乘舟至
海門閣小飲士戍復行入關由溷溷亭而升覺真菴北
折入谷口觀寶林寺山茶因叩圓海寺淪茗煮泉坐於
萬松之陰已乃拄杖下澗度石關至鶴頂寺松竹蔭軒

洱波在席相與趺坐酌酒時夕陽已沉西山缺處猶露
日影紅黃一綫本細末寬自山而下直射洱波僧曰此
即鴛浦夕陽也餘波皆碧獨此處日光湧金時有鴛鴦
羣浴今則網罟太密此景時有時無不常然也予曰但
觀涌金流采已自勝矣癸亥北循山坂至金相寺廢址
有唐碑為高僧講經處盤山腳而西至松蘿巖石洞幽
勝相與酌酒賦詩暮投感通寺樓篝燈夜坐聞寺僧誦
等字中谿曰六書中轉註實非考老而宋人妄擬後世

學者遂沿而不改此不可無述願公任之予遂操筆書
轉註之例約千餘字彙為一編中谿題其額曰寫韻樓
寓此凡二十日而後去茲寺有高皇帝詩十八章鐫碑
山門院凡三十六今存者僅半耳三月乙酉北行五里
有寺曰玉局內有昭文祠土人祀唐御史杜光庭之所
西南有一溪疊嶂承流水色瑩澈其中石子粼粼青碧
璀璨宛如寶玉之麗其名曰清碧溪緣山麓北行二里
至天臺有諸葛武侯畫卦石土人於石上建八塔以識

武侯之蹟云東行一里至弘聖寺有浮屠高二百尺規
制嚴整考之野史為隋文帝勅建者或曰阿育王北行
二里至點蒼神祠即唐書載使臣與南詔設盟處也翠
微有巖異香酷烈予二人不能上令人候之果然廟後
有問俗亭俯瞰城郭樓觀海波萬頃澗松縈雲巖雪映
日酤酒更酌村人薦米纜食而甘之既醉既飽下山北
行二里抵三塔寺宿寺有七樓八殿皆中谿重加修建
者有書樓在焉因流連累日芒鞋藜杖相與入瀑布溪

懸流百尺其承流處有石如盤盤中有一石為瀑流所
激跳躍如馬聲如雷鉤石壁上有朱字詩為濺沫所塗
遠不可辨憶當時題刻懸構千仞之上非大力不能也
壬辰登帝釋寺松蘿蒼翠因止宿焉夜中靜默聆丁東
琳琅如琵琶笙簫又如琴瑟有頃而寂舊聞茲地夜聆
天樂故名其峯曰應樂中谿曰豈山腹空洞萬竅遞響
耶子曰如此則不應有作止也僧曰世傳空洞隕石上
有帝釋像今所奉者是已帝釋為天王中最尊故有天

樂隨之予曰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言此亦世外事不
可以臆見度其是非也癸巳北度兩澗至無為寺寺有
汝南王碑聲如玉磬清越可聽因以木擊之歌少陵春
山相求之詩聞北岡有元世祖駐驛臺後人屋之方至
其處大雨忽至遂趨屋下避雨軒牕洞豁最堪遊目則
見滿川烈日農人刈麥予曰異哉何晴雨相兼也中谿
曰此點蒼十景之一所謂晴川溪雨者是已每歲五月
溪上日日有雨田野時時放晴故刈麥插秧兩無所妨

世傳觀音大士授記而然西上里許有寺曰救疫山泉
甘冽疫則飲之可以已病寺因得名北去四里登鶴雲
寺有仙女池冲舉石相與坐嘯久之又北六里許至石
雲寺沿溪而西過獨木橋升寶華寺其地多花卉紅紫
膠輶乃移枕簟以息中谿弟仲春叔期季和豫煮罇酒
於叢薄中忽從滴乳巖旁出不覺驚喜拍手大笑因引
滿盞醉是夜卧草庵殊覺快適甲午同上悉達場遙見
瓦屋懸構於蒼烟之上扁曰中谿小隱時已入夏猶圍

火而卧晨起窺石洞猱緣細路下臨百仞比歸頗有垂
堂之悔出山因以相規云丁酉至陽溪歷遺愛寺觀舍
利塔入溪三里有一石門如圓月者羅刹洞也世傳觀
音大士閉羅刹於其中云又西行八九里至出佛洞巖
壑幽絕可以結廬又西六里為洞天山層巒疊嶂望之
蔚然顧道路崎仄且空山無人乃旋轡出谷宿遺愛寺
中谿謂予曰不見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必須
東泛泝水卧數溪峯庶盡點蒼之變耳己亥遊上關水

月樓泛舟遵島嶼而南至金榜寺搖落無僧又南閱青
巔寺前巨人跡已乃南泛有巖飛出水面曰雞額山維
舟山隙徒步而升石磴盤旋可三百武則見削壁卷阿
正向黥蒼十九溪峯盡在几席山巔積雪山腰白雲天
巧神工各呈其伎予曰此非黥蒼真面目乎微公幾失
此竒觀矣相與訂約結社以終餘年經營其地約二十
畝可為蔬圃草間得柱礎石古瓦知為寺場也往來久
之僮僕於灌莽中得一石洞簷牙戶牖大類人居中可

容二榻喜不自勝曰此可免結廬之勞矣酌酒相慶戀戀不能去舟人催促予二人相向惆悵恐不能復來勉從入舟則天光澄淨波紋汙汙遵巖壁而南壁下石窟有深有淺皆漁家婦子居之生事蕭條身無完衣指予舟中几案食器互相問詰蓋素所未見也予二人不忍其窮各解衣投米問其男子何在曰欠課為官家所繫其情可悲也又南至鐵雨巖云是羅剎欲背盟逃逝大士雨鐵以止之是其跡也巖面如蜂房蟻窩大者棲鵲

鷓小者巢蝠鴿聞舟人喧驚出而羣飛又南至赤文島
云是大士買地券字如蟲篆不可辨識暝色欲來河水
浮綠乃舉棹西向洱水龍祠辭舟登閣自念放逐以來
得此佳遊真如隔生事矣中谿與予賡和詩若干首彙
為一帙題曰蒼山雜詠云

定遠縣儒學記

楊慎

雲南楚雄府屬曰定遠舊未有學提學副使仰齋胡公
建議請於朝始命建學盛舉也經始於嘉靖二十六年

孟秋釋菜於二十七年長至學成宜有記縣之官司請於胡公公乃猥以慎嘗從事秉筆後屬為記之慎參按圖經域志定遠在漢為越雋郡地三國時諸葛忠武侯征南中營於此唐武德中置西濮州貞觀中更名鬃州後譌稱牟州宋世淪於段高二僭夷至元立牟州千戶至正改為定遠州本朝因定遠之名而降州為縣百七十年而始建學皇明文治之遙聲名之盛多士生斯時斯地亦厚幸矣嗚呼漢之斥土名取越雋者以斯地實

越雋水以彰休盛然特以闢土服遠言爾國家以綱常
為治禮樂為教雲南雖去神臯萬里而氣厚風和君子
道行已於洪武初元榮被天言之褒矣咨爾多士涵泳
聖澤豈可憬彼自棄乎矧髣濮之名已見牧野其歸仁
應化已兆於武王永清之世而武侯之過化則澹泊明
志之真道寧靜致遠之心學諸士子獨無興起乎夫學
亦多說矣肇始於六經發揮於諸子更僕未可終而走
也獨舉武侯澹泊寧靜之一言者以古者建學立師必

本其地望希賢懷古恒首其儒先武侯之在定遠固名
宦之稱首巨擘亦後學之指南元龜也藏焉修焉息焉
遊焉亦可以為成人矣由是而之焉以希聖敢謂無其
人乎敬書以俟若夫建學諸與有勞者皆列其名銜於
碑之陰

連然新井記

楊慎

安寧為漢之連然縣據班氏地理志有鹽官焉今其遺
井四曰大界曰洪源曰河中曰石井也嘉靖己酉奉勅

理鹽法雲南布政司參政平崖李公以濬新井之議白於巡撫都御史箬溪顧公巡按御史石海林公乃檄下安寧鹽課提舉張右銘及同提舉姚文而銘實專董其役不一歲而井成李公名之曰連然新井稱從漢舊績則新矣又亭其上以蔽風雨下緹石為疊澁以庶之以遏淫潦蓋其地濱螳螂川勢宜爾也是歲十月李公復按其地謂右銘曰盍碑之樂石乃屬詞於慎嗚呼山海天地自然之利也惟不私其有而公之人則是順天因

地虞廷之阜財中庸之寶藏也若國專禹筮之富民隱
覆盆之憂官權而私病上肥而下瘠開利孔懸罪梯是
管商而已桑孔而已豈聖朝設官之意哉緊惟李公之
創是舉也俾茲一泓之饒庸補四泉之乏實以阜吾民
非腴民以阜財也易曰井收勿幕有孚元吉又曰損上
益下民悅無疆此二志者今之謂矣嗣茲職者宜鏡茲
雲南右布政使羅湖劉公參政雲阿譙公參議龍巖趙
公賓竹王公按察副使仰齋胡公雲門周公石庵郝公

臨溪張公漸庵郭公僉事泉陂孟公劍峯黃公同議而
協之贊行部而觀厥成例得牽聯

遊雞足山記

知府

李元陽

太和

葉榆水東陸行八十里至白石庵見一山聳出平頂南
向餘三方各有山一支蓋一頂而三足故名雞足由白
石菴至河子孔過福緣寺不由洗心橋以路迂也福緣
一名接待由此上傳衣寺謂此山乃佛大弟子飲光迦
葉守佛衣以俟彌勒補位山頂故有迦葉石門洞天因

以傳衣名寺此寺世有高僧天機創於前海慧葺於後故鉅麗不衰也先君與僧徹空建庵名淨雲院院旁庵所結構皆清幽觀玩久之就宿與瞽僧劫空夜話覺從遊者衆有妨靜賞屏去大半由傳衣西南經萬松庵少憩西至華嚴寺主僧真圓有戒德其徒皆率教一山所不及也與談久之由此北行里許至龍祥寺又西南行直趨放光寺約四里皆由岡脊行礮谷春淙岩壁在望逢人皆云此路甚有眼界如由右路則低陷無此景物

矣乃知此有二路貴在人擇取耳至放光寺為常年放光之地直迦葉石門以風水向背言之此為胸臆之穴餘諸庵院皆在山之肩臂矣舊為灌莽所據嘉靖丙午余與壻吳階州懋來遊從大頂下瞰見之因謀於山僧圓惺以田金與之閱十年乃落成余弟元春元期元和各鑄一銅像奉安焉惺有信力勤儉種植之利足以垂遠矣余三度來遊皆在冬春不見光相此來正當六月詣巖殿致禱俄頃見兜羅綿雲緬平一白宛如玉地

有大圓光倚立玉地之上外暈七重每重五色環中虛
明如鏡凝觀者各見自身現於鏡中毛髮可數舉手動
足影亦如之衆人同上唯見己身不見旁人僧云攝身
光也有頃光沒風起壑中雲氣散盡林巒改色鮮妍奪
目復出一光大如虹霓然虹霓半缺不圓此光圓瑩如
水晶映物僧謂此光乃佛現也極難得遇須臾乃收同
游有老者云昨見平雲上現二銀船檣柁皆具往來江
村沙浦之中如人掉之但不見人然則光怪非一狀也

寺西北六里有化麓等七寺皆大梵刹游人罕至余昔
歲曾遊今彷彿在目不能再往遂登袈裟殿此殿有伽
藍神甚靈余初年來遊只單騎入山僧多不識是夜此
殿鐘不扣自鳴三聲僧起視之重門皆閉不見人謂其
徒曰土主報鐘必有異也曙色初昇余至寺門僧迎見
顧其徒曰鐘鳴以此也余詢之信然殿北巖龕為楊黼
修行處又西上兜率菴為行僧萊關主所建集僧煉魔
今道月居之不失其舊庵北石下出冽泉上下諸庵皆

頽之以食又上鐵瓦殿主僧圓成所建殿後有袈裟石
青石白泐如袈裟之制高僧圓清卓庵於其側余玩坐
至夕卧不解衣人言此處五更見日出驗之信然蓋雖
無雞漏然四望沉黑東方未明之時已見紅光如火焰
假寐有頃乃見紅日徑丈許躍然而起須臾即漸減小
矣此與衡岳日觀峯相似凌晨脫鞵著屐上猢猻梯手
攀足躋時覺石動而未嘗落足每近手膝嘗點胸後人
之帽嘗觸前人之履然有忻快而無勞苦也梯盡處有

大悲閣僧曰且止此處風輒可以四望過此則風勁不可久立矣如其言班荆而坐蒼洱塔廟在空濛中如世外壺天五百里外山川皆在足下即未登仙亦足豪矣既至大頂普光殿見工作精好大愜予懷俯仰今昨追維存歿昔時玉溪石大參簡卓庵王僉憲惟賢高泉謝大參東山野庭羅部使瑤賓巖何大參鏜皆相繼登頂以書抵余曰大頂無殿其補作之余如諸公命僅建一殿以塞責不圖今日恢宏至此恨歿者長往存者不再

見矣江山千古登眺須臾勝蹟既留音容在目因鐫石以記之出殿而西行於剛風灑氣之中歷虎跳澗仙碁石過一草庵西南至拜佛石下臨千仞可坐不可立余正德間嘗築室讀書今故居在焉回思往事宛如昨日人已衰頹尚能此住耶辭僧下臺至曹溪水水上有曹溪庵庵前小坐回望拜佛石令人有飄然遠舉之想又東有八功德水水出飛崖下僅容一瓢四時不竭世傳羅漢修行處留此聖泉理或然也東行有石竅故老云

異人以呪術收蛇在中故一山無蛇又前至迦葉門即尊者守衣入定之洞天也俗呼華首門聲之訛也高下有一門皆彷彿城門之狀以今觀之若頑然一壁耳野史載唐時有神僧小澄者訶門訇然中開入已復閉其語雖若不經及觀記傳所載洞天福地皆在人境肉眼不識也嘉靖間有一僧自遠來徑投石門結草庵以居自約苦行住三年滿而後去期滿之夕夢石門忽開中有多僧延之使入見殿宇金碧門上各有金字對聯惟

正殿有金鎖不開石堂衆僧皆默坐左堂如齋廚設供
謂僧曰汝勿去得乎僧曰吾有願欲游名山尚未得住
也言已而寤猶記對聯識而藏之世傳竹林寺在匡廬
余昔遊匡廬老僧指曰此處遇陰雨之日忽見一寺金
榜曰竹林寺廊下有看經僧庭中有旂竿歷歷如白晝
移時乃面石壁一無所有其事大率相類迦葉門岩半
有金雞泉僅容一盃日有異鳥飲之鳥來必雙至二十
雙而止四時皆然鳥無增減水無盈縮嘗有僧貼壁結

樓取泉自供夜夢神人曰此是金雞泉涵不宜見擾明日而樓災遂不復構余與客藉草坐茶罷遂遵舊路而至玉皇閣一名聖峯寺寺僧天心有禪味遂過宿明日歷海會庵觀音庵寂光寺千佛閣乃至龍華寺此寺殿閣宏麗寺旁庵院十餘所因止宿徧觀焉又東里許至石鐘寺乃一山總會處寺東稍南有茶房有瀑布水正東有鉢盂寺北行里許為五華寺一名小龍潭東五百武為羅漢寺一名大龍潭東北三十里有二洞皆名迦

葉洞一在山麓二月土人作會一在山腰草木蒙蔽非
土人指示不得其處二洞各深百餘步竒石萬狀雕鏤
巧妙如人為者余昔遊四方凡有洞必不遠百十里皆
進焉觀於此洞余昔所見皆不足言矣至此為鄧川界
遂由此趨上關而回路人云初入闕子孔上一路
至石洞林樾雄深正對巖面其石上有古人朱篆至今
不滅余倦不能往假我數年更卜重遊耳

布政司題名記

布政

曾存仁

吉水

昔司馬溫公以為名為戒直以與為利者例論後世事涉於名君子類指為口實愚又以為過方雲南布政先後題名凡三十嘉靖乙巳春門廊不戒於火石隨以燬至是修復故事合前後羣公姓名履歷併刻一石仍虛左以竢來者時在位諸君子相與論於予曰名之必題於石何也曰匪石榮名惟名能為石之輕重耳失今之方岳視古諸侯君國子民於是乎寄以予輩列官於茲儼然古諸侯之任人之望之將徒以君子之名予之乎

抑以實相責備也夫人以君子之名予我而不思所以自勉非也以君子之名自勉而不務進於古人實勝之善非也是故勤宣明德邁跡勲庸以業乎其官於是乎官有著政人有公評以徵靈於國家固將得附於君子矣况尤有進於此者乎若二三其德恣淫是即以僨其官於是乎政有遺慮民罔攸暨以干罰於國家且將得罪於君子矣况尤有甚於此者乎故曰匪石榮名惟名為石之輕重也曰必題前諸君子何也語有之不習為

吏視已成事則前之注措謂非吾今之準繩乎吾誠師
其意不襲其事考其跡觀其用斟酌損益與道為歸有
不淑者必以為鑒則前乎吾者孰非吾師資之地吾可
使其名泯滅不傳耶曰必虛左以竦後何也後之君子
吾不得與之翱翔矣顧土地人民朝廷之所寄也吾今
亦惟為其力之所能為焉耳吾力之所不能為時之所
不可豫為勢之所不得為皆不能無賴於後之君子審
時度勢以償吾欲為未酬之志吾可不虛左以俟之乎

夫章往而待來尊道而求友大公以合衆實心以為民
凡以君子之道待人而因以自勉焉者若徒為夸毗為
比昵將易之所謂同人於宗而羞吝承之雖列名於石
夫奚榮曰是則然矣以司馬公之言例之得毋汲汲於
名之嫌耶曰公之所謂戒者名勝之名也若實勝之名
公固嘗言之所謂居是官當志其大捨其小先國家之
急而後身圖是也嗚呼是言也豈徒為諫官之訓固我
有官君子之龜鑑也誠相與加勉將人之視之為麟鳳

為金石夫何嫌名之有耶

勸建廣通縣學記

提學

張佳印

銅梁

國家略定南中議禮制度建學張官聲教四達楚雄屬
邑曰廣通縣者故無學士皆附郡學云國家垂二百年
來教化淪被人士烝烝相望皆言附他學不便先是知
縣吳習從生員王化革請尊上議當途可之出帑藏若
千緡並邑之士民所輸者易土舍隙地建明倫堂東西
齋大門二門規制草備會吳尹遷去廢閣經年嘉靖丁

未李公來尹茲邑嘆曰凡建學者非為血食夫子與其諸弟子哉不首廟廡而亟所緩譬治家者先寢處而略家廟豈理哉公意雖甚毅邑事故簡帑無羨錢又切循拊不欲勞民乃捐俸先倡邑之人士感激公義各輸助有差計得二百餘金諸所不給公多注措經營盈縮如治其廬先文廟次啓聖祠次兩廡次戟門次櫺星門次泮池次敬一亭次聚奎樓他如廚庫省基供案几筵靡不畢舉工告成前學使胡公堯時請兩臺疏入得設官

如制云余嘗考先王之制因五方異俗立寄象鞮譯之職然後遠民安業而司徒之教興焉修明齊一有物上崇簡絀有等春夏秋冬有術乃論秀而升於天子宜古之材彬彬然盛矣按廣通本西南徼外路賤地前代自為聲教各以兵力相雄長無禮樂絃誦之化所謂五方中之雕題者非耶今廣通之士前後舉制科者四前後貢者五倍之見為學宮弟子者二十倍之而饗序歸如游習有所日出而鐘鼓和鳴師儒揖讓陳說先王之教

趨蹌仁義之途使推編之民環視踴聽共被華風伊誰
之力哉余行部廣通見學舍炳麗特異他所初不知建
學自公始因求建置無記師儒遂以記請嗚呼自建學
至今幾二十年邑之籍是稱士者若干人何當時踴躍
請建於前卒不能伐石以記創置者之本末於後乎董
子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此千古士則也余方以名檢磨
礪士子豈宜不達建學本意而重負余教哉李公名第
字道升別號三谿四川銅梁人余之先生也令廣通九

年有惠政遷阿迷州守尋致仕歸

遊安寧溫泉記

張佳印

嘉靖丙寅十二月廿三日余校士安寧畢將欲觀湯池先遣一力拏舟螳螂川厥明逕鹽井觀之鹽官令竈丁以皮囊汲鹵水據晉常璩南中志云連然縣有鹽泉近志乃謂唐武德間因阿寧始掘地得鹵者非是觀畢屏輿從出大界村乘舟順流北行一里東望龍寶寺隱叢竹中亦蕭遠可喜舟子報郡吏馳騎率鼓吹追余亟遣

去舟中望一山峻插東北隅兩峯如削凹其中如筆架
形土人因以名山一名岱巖山一名坎山昔僧張善信
有異術除妖坎山即此又北行五里逕石淙渡故郡人
楊少師一清築精舍讀書處詩文具集中一時名家則
李長沙東陽陸上海深李北地夢陽最稱傑作沿兩岸
土人引水溉田堰壩鱗次舟過若決吕梁水車高翻濺
珠成雨似瀑水飛灑空中又北行五里水迴折作曲瓠
形螳螂川多直北流至此週遶二里逕龍山下山川突

窈松石參差最為佳境東岬一帶巖石硿研上鐫曹溪
夜月四字稍下紅石削起鐫赤壁天成四字皆揚太史
慎題也行半里七洞臨水飛巖峭立五彩絢雜洞口重
扃大似雕藻再行半里至溫泉乃艤舟登其亭飯罷觀
溫泉而浴之池水皓潔纖毫不隱四面壁起不煩甃甃
中二石光膩勝玉碧色奪目華陽志云水神祠祀亦有
溫泉顧祠今廢矣浴罷風乎亭上一峯對峙命觴相矚
覺兩腋間習習風舉余嘗浴驪山香陵渝峽諸泉類多

穢氣逆人鼻揚太史品茲泉為海內第一湯似非溢美
時日且午聞西岸有聖水一名海眼泉潮應子午卯酉
之候亟渡而西登陸陟其所古木參雲水自竇中出盈
盈溝澗土人謂此午潮至遂名曰聖水三潮不云四者
子夜故不及見耳余曾觀泉華清宮下水出左右二竅
應朔望不爽自是造化氣數茲泉無足異者又披荆榛
南行一里至曹溪寺寺在龍山之麓土人一名慈山草
徑盤歷可肩輿上無甚斗絕郡志云高八百丈周遭七

十里誣矣寺殿固山層構中有楊太史碑文不減王簡
栖頭陀之作第四級殿宇闕麗佛像莊嚴前行十弓許
一樓顯敞右植木蓮花樹青葱可玩頰視螳螂川清漣
如帶稍東一園鑿山石作几形桃杏薔薇屏架繁雜道
上曝麴藥數石余呼僧笑曰僧家有是哉僧叩首若請
罪狀余曰昔支道林好養鷹駿惜爾無大韻也觴山寺
右一泉瀲灩鳴亂莽間循泉散步南行一里許下有龍
洞造其門下視深黑不測寒氣逼人投石其中逢逢成

響七八疊而後止又西南步行可三里至龍潭乃水源處有二穴穴口多小魚山樹翁鬱如蓋坐樹下飲水甘之類瞰平疇如波文可愛指顧太華纍纍遠近竒峯錯列杖舄下問之皆夷名甚辱茲山也由東南下山復登舟逆水行夕陽既下萬峯盡紫西望虎邱山寺與太極諸山碁布相屬復繫舟登岼里許至寺襟帶螳螂枕藉虎邱信一靈境前殿榜曰妙果禪院殿制古麗畫壁精工非時師可及相傳為唐殿余觀之多元制也出山門

南望郡中烟樹萬家暮靄如暈遂從陸歸時列炬在門
矣返署中追憶斯遊操舟順流左右山色應接不暇躍
足振衣登高睇遠而梵宮鐘聲洞口松濤所至竒出令
人忘歸惜哉絕域往往好遊之士無因振策於烟水空
翠之間茲遊蓋萬里竒蹤也遂秉燭記之

武定府改土設流記

同知
鄧世彥 湖廣

雲南古靡莫地自哀牢內附不常我國家混一區宇中
國其地赤子其人如武定設軍民府治隸土官知府流

官同知佐焉因俗易政相忘於治鳳氏守官樂土與國
同休可也鳳英謀孽朝文煽亂索林竊位釀禍逆祖再
叛據城殺官奪印厪朝廷遠慮大兵勦滅法當族誅當
道憫思堯稗年先逃省會冠帶之議改未決民夷聽撫
前訴激者譎者叱者吸者小恐惴惴大恐縵縵其發若
機括不輕因顛衆悉造於庭曰巨魁截餘黨附衆生矣
右此者何居咸仰天噓嗒不言悟曰勢重莫反當先之
如改設何庭叩震地曰旦暮得此其所由以生乎彥亦

惴惴自任若有真宰而不得其朕夜條二十事胥此意也當道悉允行上其議於朝欽陞劉公宗寅知府事添設推官譚君經建捕盜館於撒甸丕變有日降思堯聽襲經歷給莊田一百所莊戶以次編入圖籍不假之巡捕不期月遐邇相目曰昔苦其五曰抄曰殺奪其妻不育其子驅之為盜今樂其一曰安為是而有瘳也請言其瘳耕者食畜者羣行不必偶出入無禁屈者伸寡弱無凌暴父母妻子相聚見交賀曰而今而後知流官之

便於民也夫川竭而谷虛邱夷而淵實改設行而寧謐亦勢也難乎其議矣此議生於人心陳以臆見謀於通判某知州某某等決於司道某公等主之者前院呂公光洵劉公思問今院陳公大賓劉公應賢也四公不自有其功歸之朝廷吁亦奚功純樸不殘孰為犧樽白玉不毀孰為珪璋土治相安孰為改設今日之功鳳氏積累之罪也罪罪而功名焉二十事其侈說與以為是而必行則俗惑於辨以為非而必去則政蔽於矯今種種

之民訓行鄉約親親長甘食易服樂俗安居將至老
死而不惑且知法之無所用也嗚呼星星之焰涓涓之
流毋決防而撲易因勒二十事於石時隆慶元年十有
一月也

阿迷州通靈洞記

巡撫 鄒應龍 長安

夫物有祕而必彰事有開而必應幽贊神明存乎其人
阿迷郡名輿地創始音稱之美孰敢議之頃予以綏遠
無良致勤甲士懼郡氓心實惴惴思無道以永戢蓋往

愆會羽書暇偵報郡南有窟穴數處舊為逋者藪予乃
輕騎率帳下士縱獵其場大蒐之山溪坳巒步行且艱
至一洞懸石萃崒詭譎週迴樹根盤拏蚪結條上造霄
滕蘿纏挂覆如蓋圖畫所不能盡也下有水涌出分兩
派注之溪會歸盤江馬洞門橫可容三四人予去戎服
佩珥俯俛入列數炬前導初入壁逼仄下則水石交砌
足踧踏徐捫壁登一石磴力躡之上頗寬敞懸石柱數
四垂者倚者植立者變態疊出地皆沙石水痕鱗次氣

蒸蒸如鬱再歷十數步則一孔豁然透天日心目即爽
朗又旋繞之如經數堂宇一處更高廣仰視之狀如龍
盤鳳翔鐘鼓懸列紆舒屈曲珠纍乳滴浸淫蜿蜒鬼怪
駭異真竒境也南崖下黯渺漂漭火燭之則見橫流洶
涌波驚浪躍決如奔馬淵湔瀆瀑沓不可測志所謂以
石投之深而雷鳴者也遂由故道出距巖而立反顧醒
然如得問其名曰龍洞左旁石有標題曰南洞咸謂距
此有洞三皆無此竒予俯而思之景與心會乃進郡守

羅子星謂曰此洞名無謂夫有物有形名以形立斯為稱情茲洞也在治之南地為離方冷然中空靈源貫注一竅天開殆猶人之形合以神通造化也曷不以通靈名之造化之祕今其章乎郡之以靈名著茲非開先乎羅守欣然對曰唯唯夫郡名迷實未迷也迷以形靈以神也然人之靈非山川不鍾山川之名非公不彰造物固有待焉今郡醜跳梁干紀越常是迷人也田畝蕪於宵警行道梗於剽掠是迷塗也高山流水佳賞者希是

迷津也公身率諸大夫士迅掃氛祲自是士民安堵而樂業家鄒魯而身孔孟山川生色萬古常新所謂發蒙解惑未足喻也山川効靈自今伊始名烏可仍舊哉辭未及終時前軍鼓譟震天歡聲如雷蒐者執俘凡一百一十有奇遂繫之後乘予厚賞蒐者整轡言旋命掌書者記之

橫山水洞記

布政

羅元正

都陽

去會城而西幾三十里為龍院諸村村凡八村之田凡

若干頃田稅歲輸縣官凡若干石村故枕山而帶水水即
滇池也池低村地勢隱起差具傾倚狀可立上游走丸
以故池水不可逆引而仰漑村之負山而田者無論愆
陽卽旬日不雨土脈輒龜裂歲輒不登中歲他境稔而
茲境不厭半菽民苦之村迤西三十五里為白石崖崖
故有泉其山形隱起則又高龍院諸村什九度崖泉可
引而東以灌然橫山牆立於前岸然峭阻先是議鑿山
之凹為渠引泉踰山而東乃其山石脊而土麓石堅不

可鑿議鑿其麓自西以跨於東五十有八丈村農合力
率作紛若蟻之營堙踰歲訖無成績方伯敬亭陳公以
省耕至問焉衆告之故公曰茲吾事而以疲若等吾為
若成之乃謀諸同寅計其費可三千金移議御史臺報
可公檄掾尹德先何獻榮劉得先後繼董茲役曰德先
汝往視疏鑿相度規畫以樹爾功洞高五尺廣二尺斷
木如高廣之數以支顛圮功成徐易以石發帑儲如議
數授之上下其工之直以廩焉曰獻榮汝往卒德先功

曰得汝其嗣德先獻榮以督諸役之力者不力者已又
檄舍人袁應登佐掾以轄羣工應登簡工之不習者請
以礦夫代功可其請召朱正輩二十人以屬應登余時
參藩政同公往視指授向道分東西鑿鑿幾半而道不
值予當入賀行念前功恐或棄之者公請於撫軍曹公
雲山巡按許公保宇僉曰政在利民毋惜費毋憚勞其
往督諸掾役毋隳前功各捐贖金佐工諸掾役競奮如
命道果值實隆慶壬申之二月十一日也迺始事庚午

凡二歲易掾董役者三掾以直盡告者五告即議發先
後五發帑凡百有十金而訖功敬亭公曰吾可休矣公
與時不甚合久欲乞歸會水洞未成而未決也明日遂
謝事去獅岡陳公繼公愈益振策諸掾役尋以成功報
靈竅朗闢洞中可偃蹇行公復趣掾尋源引白石崖溝
山腰連山奄互得泉二十二道蜿蜒縈紆四千一百八
十三丈廣盈尺深踰咫泉抱山而東赴若帶而縮若白
龍挾雨偕山勢俱來若玉虹下飲潛入洞口而東出噴

薄淪漣堰瀦而渠分村之耕者需濡稼者需溉植者需
滋畦者圃者需潤不雨而澤不禱而免於旱槁民甚便
之而德諸公之功乃歌曰橫山之麓可屋可田白崖之
泉可引可浴山麓可鑿伏流潺湲茲麓既闢不淤不顛
溉我稼穡充廩盈廛我公之績億萬斯年曷俎豆之以
輸我虔鄒公名應龍長安人曹公名三暘宜興人許公
名大亨安肅人皆起家進士敬亭公名善浙江錢塘人
獅岡公名時範閩長樂人同嘉靖辛丑進士

傅公祠記

提學 馮時可 華亭

傅公諱添錫字佑之系出錢塘於宋高宗時為望族迨
穎國公友德為明佐命臣生四子公行三當元季天下
擾攘傾側父子奮身而出各圖雲臺業遂相失焉公長
身瑰瑋矯矯若雲龍為經生即有聲尤工詩詩格高不
作大歷以後語暇即談兵以穰苴司馬自負每籌策天
下事慷慨中竅揚眉裂眼人不能難一日忽語同學生
曰吾仰測渾儀旁察方輿江淮間鬱鬱薄層霄成龍文

五彩者其天子氣耶遂棄去間關投謁高皇帝被抗偽帥潘允明兵執詣帥帥欲臣屈公環以兵公曰聖主出矣若不日且茹肝無臣我我翹然男子非若臣也鬚鬚張目光炯炯射賊聲震行幕允明與諸卒皆辟易不敢兵俄報明李武靖公破富陽餘杭兵壓允明營明謀拒敵公嘆曰明天子天授神兵百萬批擣磔裂卻掃千里前茅至此無完卵矣且縮甲可幾福毋以身試刃允明雖駭公言亢而與其黨計以為然乃釋公縛偕偽員外

方夔身往策于武靖武靖與公語良久竒公因納允明
欵武靖不煩一矢獲甲十餘萬大悅還薦公拜明州訓
導公之官至則招其豪傑詣金陵上事時僧機先點有
謀引倭襲明州因詩通公公得機先狀以請州乃設備
誘縛機先用功陞知大名府元兵犯大名公泄任甫七
日備未具不敵縮壘還請就司寇法詔報曰傳某有殊
績郡新造非爾咎其安置雲南之永平公配于氏攜以
往明年抵永平又明年拜大理衛知事未幾普安賊安

乃叛公督兵與戰不利或勸公逸公曰爾何餒悖失策
往吾字大名不完郭皇帝不以膏斧使衣冠待罪德甚
厚非畢命枹鼓曷報免曹捕賊死之土人以葬驛後公
生寬寬生瑄瑄生易庵公澄澄教諭江安有公風生工
科給事中良弼以蹇諤著正德十六年部使者秦公請
於朝立祠祀焉故制猶樸不足安靈歲月既久漸即毀
墜至萬歷十禩而公七世嗣侍御公來按黔黔人德侍
御公念無能報謀新公祠業欲請會中丞承天劉公聞

之曰偉哉傅氏明德遠矣其亟新焉以風永永吳郡馮
時可以督學行郵拜瞻公祠徘徊悵慕者久之念闡幽
發潛以佐佑人倫實學使職因為之序次其事辭曰隱
非絕俗為元約身出非祈禳為明致身奮夏大分君臣
大倫皎然星日矩我衿紳偽師鷓鴣張公執公臣咄嗟造
次海鷗其人抽矢如蝟攢戟若筠片語單詞狂狡革器
惜哉鴛鴦圖不麒麟滇池思遣萬里含辛重關蒲塞毒
草蘭津蝨爾安首蹈藉我閩公備持矛曰敢逡巡支檠

朝原魂依夕燐古有傑士公真其倫纍纍者邱韡韡者
神何以表之厥廟維新我鼓淵淵我舞僣僣靈之來兮
若吟若呻駉虬翼鸞駕空絕塵豐我稔黍澤我人民雲
洞深秀天梯嶙峋倘佯其間靈爽常存

汎舟昆明池歷太華諸峯記

副使

王士性

臨海

余以辛卯春入滇滇迤東西花事之勝甲於中原而春
山茶尤勝其在昆明者城中園亡論外則稱太華蘭若
馬余時隨監郡諸大夫入省以上巳日道出碧雞關去

會城三十里而遙蓋跂指之矣乃問途為太華之遊循
關右箐斗折而南五里至高嶢舊有楊太史用修海莊
已廢又一里許適有高臺曲池層樓翬榭前用五色杜
鵑棚之題構方新也至此遂俯昆明池余視步無餘皇
乃買漁舟一葉命騶人躋跂臯陸獨扶一二黃頭郎汎
焉池一望五百里瀦西南隅俗號滇海滇去海遠水頃
畝即稱海下高嶢輕洲淺渚蒲葦颯沓長過人又稱草
海海長廿餘里草中津港以千數往來繫罍麗而漁余

蕩槳其中不復知非山陰道上也草窮且挂席出水海
水不及余東海一汧澳而風力差足畏滇中鎮日咸西
南風春風較狂掠余颿墮水中乃回棹泊馬易筍輿而
登漸霽盤桓上數里及太華山門蓋宮琳宇輝煌金碧
倚山隆起擬於紫霄碧雲之間余右陟飛磴歷龍藏東
下黔寧祠覽其世像出文陛前两墀山茶八本高三丈
萬花霞明飛丹如茵列繡如幄遊倦坐其下神懔懔復
王疑入石家錦步障也廊右繞出縹緲樓觀海危檣一

粟水勢黏天顏以一碧萬頃然哉夕陽西下太華踞其
東倒影半浸已素月復流光於上山影為藻荇據之更
勝也是夕宿僧榻漏下月色入戶宿鳥驚棲聒人耳余
旅思轉深矣質明緣磴岸磧歷而南遠見山頂室廬嵌
空一如罨畫輿者云羅漢寺也以有石像比丘而名稍
近之一邨落居河之麋漁者織束楚以家旁置官署馬
寺敞數千步絕壁上仰視之如欲墮者盤辟而升計四
五曲入寺問南北庵寺後樹金馬碧雞碣摩碣乃入南

庵邱亭香宇咸嶄岩簷覆之承以瑤臺趾半懸外北入
南出過一剝廟復間一亭臺廟為雷神為龍伯為大士
為玉虛師相雜以釋道亭為迴瀾為望海又有趙羽士
之塔文殊之巖咸傍海岸時而驚濤拍空飛沫可濺佛
身也路迴則轉北庵躡級而上過朝天橋謁老君廟入
真武宮最上分玉皇閣如鵲巢燕寢懸度飄搖雷祠龍
井踣藉足下益又勝也二庵者南踈朗北幽竭南庵橫
截山麓而過金鋪綠房足稱近水樓臺北庵搏扶搖以

上層層各十丈轉山椒斗大崖則字一字馬人側身而
度鳥道爾然北庵雖高僅見草海白巖紅蓼楚楚有致
若南庵面東南水海風帆雪浪日月出沒其中故大觀
也下山邑令棹蘆舟以迓稍具舸艇欲放中流以五兩
尚顛復穿荻蒲披魚梁鳴榔擊汰而歸睨西山頂上丹
堊之麗適當李昭道得意筆也時水淺舟膠不及過杏
花村余行滇中惟金澗二江橫絡其他多積窪成海如
洱海通海楊林海是不一海焉非獨滇也惟滇流如倒

囊腹廣而頸隘且逆鹵北流故稱滇云昔漢武帝欲取
昆明乃習戰長安鑿池以象之至劫灰出於人世麻姑
云東海復揚塵也信如斯言則此真滇池者不知幾更
劫灰矣



雲南通志卷二十九之七